



生活正应该是这样

(盖达尔的故事)

[苏]弗·玛留全 著

甘雨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512-06
1971

生活正应该是这样

(盖达尔的故事)

[苏] 弗·玛留金 著

甘雨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0011646

责任编辑：于淑媛
封面设计：金 兰
插图：赵廷春

生活正应该是这样

（盖达尔的故事）

〔苏〕 弗·玛留金 著
甘雨泽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4·字数 69,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700

统一书号：10093·501

定价：0.33 元

译者的话

苏联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名字在我国是并不陌生的。我国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熟悉盖达尔的中篇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他的另外一些优秀作品也是尽人皆知的：《远方》、《学校》、《军事秘密》、《鼓手的命运》、《丘克和盖克》，等等。

阿尔卡基·彼得罗维奇·盖达尔（原姓果利科夫），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旧库尔斯克省尔戈夫市。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务工作者。

后来，盖达尔一家迁居阿尔扎玛斯。十月革命时期，他曾执行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贴标语，发传单，协助逮捕反革命分子，并且参加巷战。

一九一八年，十四岁的盖达尔参加苏联红军。十六岁，担任团长。他在红军部队战斗了六年。一九二四年，由于健康关系，他以团长身份被编入预备役。此后，他从事写作，以笔代枪进行战斗。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盖达尔作为《共青团真理报》特派记者上了前线。不久，他就参加了游击队。一九四一年十月，盖达尔带领四名游击队员夜间外出

侦察，不幸中弹牺牲。死时只有三十七岁。

《生活正应该是这样》——这是一本传记体中篇小说。书中讲的是盖达尔的童年时代、他在战火和行军中度过的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以及他的作家生活。

原书约十二万字。根据出版社要求，压缩了一半。译者力求保持原书中较为生动、较有教益的章节，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恐有不妥之处，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甘雨泽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哈尔滨

目 录

第一章

憧憬美好的生活	1
在梦城	23

第二章

按照新方式生活	44
好人们	63

第三章

十月，在阿尔扎玛斯	63
在失败和胜利的日子里	78

第四章

军长的命令	85
在故乡	95

第五章

什么是幸福	105
特派记者	115

第 一 章

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阿·盖达尔

憧憬美好的生活

你曾经诞生、成长的那个城市就是你的故乡。父母向你讲述你早年生活那些滑稽可笑的故事，可他们却很少提到你的故乡——尔戈夫城。

父亲是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人。瞧，他先是在养蜂场忙碌了一阵子，然后他又到工作台前干活。果利科夫一家用的凳子、书架——所有这一切全是他一手做的。父亲从书架上取下一叠笔记本，放到鸟笼和兔笼上，开始翻起来。

父亲叫彼得·伊西多罗维奇·果利科夫。他是教员，在精制糖厂附属学校工作。

后来，盖达尔试图回忆尔戈夫城生活中的一些事

情，于是，在他眼前，一会儿出现布满刨花的工作台，一会儿出现小巧的蜂箱，而旁边总是那不停的忙碌着的父亲；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大楼的最高处移动着一个个吊斗，每个吊斗达到指定地点便翻转过来，不大工夫，吊斗下面便积起了一大堆渣滓——这是榨干糖份后撒出来的甜菜渣。

果利科夫一家住在尔戈夫市糖厂住宅区，那时盖达尔多说只有五岁。他妈妈当时也非常年轻。

妈妈……她一边低头打毛衣，一边低低地唱起了那首忧伤的摇篮曲：

山上，山上，
一群公鸡在歌唱。
山下，山下，
湖水泛着波光。
象湖水，象湖水
涌起一阵阵涟漪，
我呀，一个少女，
心中充满了忧郁……

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是军官阿尔卡基·萨
尔科夫的女儿。一九〇〇年她离家出走，违背她父母
的意愿，和希格雷市一个穷手艺人的儿子彼得·伊西

多罗维奇·果利科夫结了婚。这时候，彼得·伊西多罗维奇刚从库尔斯克市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并被分配到尔戈夫市精制糖厂担任民办教师职务。他们很快就搬到了尔戈夫。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尔卡基·盖达尔就出生在那里。一年之后，果利科夫夫妇又添了一个女儿达洛奇卡。

彼得·伊西多罗维奇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他那些顽皮的学生。而当工作之余他就和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一起自修。果利科夫夫妇学习法语和德语。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的法语讲得非常流利，她读了很多书，尤其喜欢读诗。

每逢傍晚时分，果利科夫家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工厂工人的孩子。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给他们读童话故事。都读过哪些童话，盖达尔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或许，讲的是小红帽或是大灰狼的故事，也可能讲的是伊凡王子的故事，不过，使盖达尔终生难忘的是那些童话所激起的他对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憧憬。

果利科夫一家在发展。现在，果利科夫家已经有四口人了：爸爸、妈妈、盖达尔和妹妹达洛奇卡。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也是一名教师，但这时却不得不放弃工作。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苦。果利科夫认为牢骚和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就这样，果利科夫全家搬到了很远很远的、位于伏尔加河岸边的喧哗的大城

市——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盖达尔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城市，不过，他们全家并没有马上在这座城市里住下来。果利科夫一家先是迁居到离索尔莫沃不远的瓦利亚镇。这个小镇的名字虽然听起来奇怪，但却使人感到亲切。

市镇四周高大的烟囱林立，不停地喷吐出一股股浓烟……果利科夫一家老小好奇地、甚至有些恐惧地注视着工人区被烟熏过的那些灰涂涂的小房子，注视着工厂区那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弥漫着煤烟和汽油味的索尔莫沃完全被一片腾腾的黑烟笼罩着！

在这里，在这个新地方，彼得·伊西多罗维奇已经不再需要检查学生的笔记本了。九年的教师工作已成为往事，也许，他永远和尔戈夫的学校连同他的那些顽皮的学生告别了。现在，彼得·伊西多罗维奇在一个征收消费税部门担任监察员。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中，阿尔卡基·盖达尔明白了：这项新职务并不完全合乎他们的心愿。

“亲爱的娜达莎^①，怎么办呢？”彼得·伊西多罗维奇叹了一口气，说道。“应该……”

“是啊，应该这样，”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长叹了一口气，表示赞同。

① 娜达莎是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的爱称。

果利科夫在瓦利亚镇知道了很多新鲜事儿。现在，关于索尔莫沃的那些故事听起来多么幼稚而可笑啊：仿佛在这里，在所有的街道上都撒满了碎小麦粥。唉，关于美好生活的那些快乐的幻想很快就被索尔莫沃的生活粉碎了。

大概，在所有故事中只有一个故事是真实的：索尔莫沃实际上是一座大工厂。在工厂里情况良好——而在索尔莫沃情况却似乎平平常常。工厂，那肮脏的大怪物，生产力已经下降了——而在市镇居民那一张张面孔上，布满了悲哀和对明天的畏惧。工资就是那么一点点，可生活用品却越来越昂贵。

在工厂里时常可以听到：工人在干活时受了重伤。天天如此。工厂，这个养活人而又杀人的庞大怪物，喷射出一股股火苗和黑烟，时不时地造成人们的伤亡或残废。

“瞧，娜达莎，又有一个人受重伤了，”彼得·伊西多罗维奇把脸贴到窗户上，说。

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暂时停下了自己的家务活，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向外望去：运货大车在车辙上不停地跳动，所有螺丝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车上躺着一个受重伤的工人，马车一跃一跳，他便发出一阵阵痉挛的呼叫。

一连十年，受伤残废的工人都是用这种“轻便马

车”拉运，无论是医生还是工头，谁也不想改变这种状况，使病人更舒服些……

而且当时，在离果利科夫家不远的铁路支线上采取了一条保护乘客的“坚决”措施：把他们锁在车厢里。

有一天，彼得·伊西多罗维奇乘坐火车出门。车厢里空气闷热，他便走出来站在车厢台上。几个乘客也跟着他走了出来。就在这时，乘务员走来大声斥责他们说：

“喂，先生们，赶紧进到车厢里去！”

“可那里太挤，又闷得慌，”彼得·伊西多罗维奇解释说。“最好让我们在这儿站一会儿。”

“可是，假如你们想要跳车呢？难道还要我来负责？”

乘客们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太让您操心了！怎么，有人活腻了吗？不，要活下去，即使被锁在里面，也要活下去。你们铁路上的长官就是这样吩咐的。”

“不能只看这一件事，”彼得·伊西多罗维奇沉思道，他回想起发出嘎吱嘎吱响声的马车，回想起躺在马车干草上的身受重伤的工人。“索尔莫沃的长官们制定出的这套规章是多么令人莫名其妙！他们对工人的生命如此操心又多么使人百思不解！”

索尔莫沃很少有欢乐的时候，工人区的生活并非那么令人快活。不过，一旦当它欢腾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人们脸上那天真烂漫的神情。

每逢三一节^①，索尔莫沃显得格外热闹。手风琴声嘶力竭地鸣响着，敞开的窗子里传出旧式留声机那千奇百怪的乐曲声。索尔莫沃仿佛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家巨大的留声机商店。容光焕发的居民们站在篱笆门旁兴致勃勃地嗑着瓜子。

那沉寂的炎热的日子，那些用绿叶装扮起来的汽船，那些小舟，那些五颜六色的衣裙，姑娘和小伙子们那洪亮的歌声——这一切与平常那些劳累的日子是多么迥然不同啊！人们对于他们的苦难和屈辱又是多么健忘啊！……

到处都是喧哗，到处都是欢腾，这粗野的、矫揉造作的喧嚣似乎在说：这决不是那些微醉的工人区居民发自内心的无忧无虑的欢乐，不，这是生活遭到扭曲和毁坏的人们处于濒死状态下的欢乐。

只有那些空荡荡的工厂连同那些黑呼呼的大烟囱沉默不语，那样子仿佛是在威吓人们……

这些烟囱常常使彼得·伊西德罗维奇联想起大

① 三一节，是俄国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炮——那些轰响的、巨型的大炮。它们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工人们常常忆起的那些不很遥远的年代，它们悄声细语地讲述着过去的一切。

它们讲述着一九〇二年五月一日那一天，一群英勇无畏的工人高举着红旗冲向沙皇的警察和士兵。它们讲述着一九〇五年那严酷的十二月，索尔莫沃工人们¹在教区中学附近修筑了一个个切断大街的街垒。

一道坚固的石墙至今残留着同警察那场残酷的、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痕迹：那上面布满了子弹和弹片打穿的小孔。这道墙使人们回想起很多往事。

彼得·伊西多罗维奇十分清晰地记得十二月里那些严峻的日子。那时候，他曾在库尔斯克省散发过号召推翻沙皇的传单，曾经为了避开警察的搜寻，把传单藏在大孩子盖达尔的小床里。在这些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人群里，有很多人曾经高举红旗参加过街垒里的战斗。他们，索尔莫沃的工人们，迟早有一天将要说出他们所认识到的那个严峻的真理。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一点，彼得·伊西多罗维奇是不知道的，但是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也是这么想的。

果利科夫兄妹俩当然不可能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他们的父母那样激动不已。他们有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乐趣。

盖达尔和达洛奇卡有时怀念起那宁静的尔戈夫城的房子，那水果累累的果园和父亲喜欢在那里忙碌的养蜂场。不过，在这里，在瓦利亚镇工人区这个新地方，也有许多好玩的地方。

每天，一节节绿色的小车厢轰鸣着从房前急驶而过。车轮有节奏地敲打着，车厢发出一阵阵轧轧的响声，机车一声长鸣，后面留下了一股长长的灰白色的浓烟。火车嘶鸣着，喧嚣着，转眼之间便消失在蔚蓝、蔚蓝的大森林里。

盖达尔已经了解到，所有这些喧嚣的列车连同那些老老少少的旅客，都是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去的。妈妈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他非常羡慕那些人，他们穿越蔚蓝的森林和崇山峻岭，到那遥远遥远的、一望无际的大海那边去。而他和达洛奇卡却只能呆在老地方，呆在这个无人经管的、篱笆已经东倒西歪的小院里，在这里，什么奇迹也不曾出现过，倒是长满了鹅草和苦艾。

“妈妈，”盖达尔问道，“告诉我，他们为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因为他们要寻找美好的生活。”

盖达尔不懂什么叫美好的生活，人们究竟为什么这样需要它，所以，他又问道：

“妈妈，在远方那边有猴子吗？”



“猴子生活在热带国家里……”

“那里有棕榈树吗？”

“有的……”

“那么，香蕉也有吗？”

“盖达尔，那里什么都有。”

盖达尔央求地望着妈妈：

“我们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吧！我们带上爸爸，还有达洛奇卡。”

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笑了笑，用手抚摸着儿子那油亮的头发。

“我们要去的。不过，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

“那是什么时候呢？”

“等爸爸得到新的任命，我们就去。”

“怎么非得等到任命的时候呢？”盖达尔显得不高兴了。“那就要等呵，等呵，一直等到新的任命下来！应当马上就走。拎上手提包，把小花猫装进小筐里——我们就出发呗！”

娜达利雅·阿尔卡基耶芙娜只是摇摇头，不知为什么还叹了口气。

“这就是说，暂时还不可能到远方那些地方去”，盖达尔心里这样判断道，随后，他重又爬到板棚顶上，从那里，他可以清楚地望见到远方去的那些幸福的人乘坐的一节节绿色的车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过去了。妈妈和爸爸暂时哪儿也不想去，而达洛奇卡和盖达尔却很想四处漫游。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到远方旅